

# 六十年來的中國

(九)

王成聖

## 抗戰二期全面游擊

自民國二十七年十月二十六日，武漢三鎮陷敵，到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日本正式宣告無條件投降，八年抗戰終獲最後勝利，是為抗戰第二期。

抗戰第二期開始時，敵我雙方的態勢，敵軍在華一年零三個多月的攻勢，業已佔領我國廣大平原的重要點線。華北敵軍進抵綏包、太原和安陽。華中敵軍進至岳陽、杭州，華南敵軍則進駐廈門和廣州。其所佔的點線既多，戰場相形擴大，戰略側面處處暴露，兵力分散，防守困難，可以說是從凌厲攻勢反陷於四面楚歌的挨打局面。

我最高統帥部鑒於一期抗戰期間，國軍野戰軍損失甚重，而佔據廣大平原點線的敵軍，其機動性暨現代化裝備仍然遠勝於我，並針對其運輸補給線之延長。因而厘訂戰略，用正規軍配合地方團隊，深入敵後，廣泛發動游擊戰。截擊敵後交通，摧破敵軍對我之封鎖，孤立並摧毀其據點

，使敵軍後方變成前方，經常蒙受無從避免的消耗與損失。同時，不再與敵軍從事平原決戰，改以有力部隊扼守正面，各部隊主力則予分區控制整訓。

第二期抗戰中游擊作戰的最大特色，是大本營厘訂全盤戰略，規定游擊作戰的原則，以各戰區司令長官的指揮為中心，在每一戰區內劃定若干游擊區，配置相當數量的游擊基地部隊，指定其任務。除此之外，並另組一或二個野戰兵團，每一野戰兵團的兵力約在三到五個師之間，由司令長官直接指揮。佈置於重要交通地點，依戰局之轉移，隨時決定攻守與出擊。

在上列所述的游擊作戰原則下，我大本營在二十八年年初，就已經在第一、二、三、五、四個戰區內，作了如下的部署：

第一戰區：

第一游擊區：以冀北保安隊司令石友三的一個師兵力（第一旅陳光然，第二旅吳振聲）及保安隊為基幹，向平漢、津浦兩線北段，及運河北

端兩岸之敵游擊。

第二游擊區：以冀南保安隊司令孫殿英及第五十三軍萬福麟（下轄一六師周福成、一三〇師朱鴻勛、九十一師馮占海）兩部為基幹，向平漢線之敵游擊。

野戰軍：

第一野戰兵團：以宋哲元之五十九軍為基幹（欠張自忠部三十八師。其餘各部為三十七師馮治安、一三二師王長海，一四三師劉汝明，獨立第三十九旅阮玄武，獨立第四十旅劉汝明，第九騎兵師鄭大章、第十三騎兵旅姚景山。）部署在博愛、修武一帶，阻止敵軍由長治、晉城進犯孟津。

第二野戰兵團：以第七十七軍馮治安部新編第六師高樹勛為基幹，部署於正面陣地，兼及新鄉、道口一帶，阻止敵軍沿平漢線南進。

第三野戰兵團：以湯恩伯的第三十一集團軍，和馮占海的第九十一師為基幹。湯集團的編制如下：

(上) 奔馳北國原野的強大騎兵游擊隊。



第三十一集團軍總司令 湯恩伯  
 第十三軍 張 軫  
 第二十三師 歐陽棻  
 第八十九師 張雪中  
 第三十五師 王勁哉

(下) 穿山越嶺，活躍於敵後的游擊健兒



第九十八軍 張 剛  
 第八十二師 羅啓疆

第一九三師 李宗鑑  
 第一九五師 梁 愷

第三野戰兵團，部署於河南許昌、鄆城一帶，以策應第一戰區作戰為主，相機策應第五戰區。

第四野戰兵團：以第二十集團軍商震所部，配以第九集團軍吳奇偉麾下的第四軍歐震第五十九師張德能，還有湯恩伯集團十三軍張軫的二十三師歐陽棻，部署在開封、鄭州一帶。

二十集團軍商震所部的編制如次：

第二十集團軍總司令商震  
 第三十二軍 商震兼  
 後改宋肯堂改隸三戰區)

第一三九師 李兆鍔  
 第一四一師 唐永良  
 第一四二師 傅立平  
 稅警旅 蔣元珂  
 第十八軍 黃 維

第十一師 彭 善  
 第十六師 何 平  
 第六十師 陳 沛

第二戰區：  
 第一游擊區：以李家鈺的  
 四十七軍，和陳長捷的六十一

軍為基幹，向正太路及平漢路之敵游擊。

第二游擊區：以十九軍王靖國部（下轄王靖國自兼之第七十師，段樹華之七十二師，和方元猷的獨立第二旅）為基幹，向同蒲路游擊。

第三游擊區：向正太、同蒲及平漢路游擊。

第四游擊區：向同蒲路、偏關、大同、綏遠之敵游擊。

野戰軍：以主力部署在臨汾附近，阻止敵軍沿同蒲鐵路向南進犯。

### 游擊區和野戰兵團

#### 第三戰區：

第一游擊區：以劉建緒集團之第七十軍李覺所部為基幹，向浙贛路西側，及杭甬路之敵游擊。

第二游擊區：以唐式遵、潘文華所部的六個師及七十三軍王東原部的三個師為基幹，向浙贛鐵路及京贛鐵路以東地區之敵游擊。

第三游擊區：以浙江省主席黃紹竑所部之保安隊為基幹，向浙贛公路之敵游擊。

#### 野戰軍：

第一野戰兵團，以羅卓英的第十九集團軍，除七十軍李覺劃歸第十集團軍總司令劉建緒指揮之外，共計八個師的兵力組成。位置在寧國、歙縣一帶。茲誌其指揮系統如次：

第一野戰兵團總司令 羅卓英

第十九集團軍總司令 羅卓英

第七十九軍 夏楚中

第一一八師 王嚴

第七十六師 王凌雲

第九十八師 王甲本

第四十九軍 劉多荃

第一〇五師 王鐵漢

預備第九師 張言傳

第三十二軍 宋肯堂

第一三九師 李兆瑛

第一四一師 唐永良

第一四二師 傅立平

第二野戰兵團：以第四軍吳奇偉部三個師，二十八軍陶廣部三個師，沿浙贛路，位置於諸暨、金華一帶，與敵相持。

#### 第五戰區：

第一游擊區：以二十四集團軍韓德勤之一部，暨五個保安團為基幹，向隴海、津浦線之敵游擊。

第二游擊區：以二十二集團軍鄧錫侯部，第三軍團龐炳勳部及沈鴻烈部，其兵力部署計為：

第二十二集團軍總司令 鄧錫侯（孫震代）

第四十一軍 孫震

第一二二師 王銘章

第一二四師 王士俊

第四十五軍 陳鼎勳

第一二五師 陳鼎勳（兼）

第一二七師 陳離

第三軍團 龐炳勳

第四十軍 龐炳勳（兼）

第三十九師 馬法五

山東游擊總司令 沈鴻烈  
在這個第三游擊區裏，總兵力約達六個師，任務是向膠濟、津浦、隴海路之敵游擊。

第三游擊區：以第三集團軍總司令孫桐萱之一部為基幹，向津浦、隴海之敵游擊。

第四游擊區：以安徽、河南兩省之保安隊組成，向津浦、隴海線之敵游擊。

#### 野戰軍

第一野戰兵團：以第十一集團軍李品仙部，第三十一軍韋雲淞所轄之一三一師覃連芳、一三五師蘇祖馨，一三八師莫德宏編成，部署於蚌埠附近。

第二野戰兵團：以五十一軍于學忠部的兩個師，一一三師周光烈，一一四師牟中珩編成，部署在徐州附近。

第三野戰兵團：以六十八軍劉汝明之一一九師李金田、一四三師李曾志，及第二七軍團張自忠部，五十九軍兼軍長張自忠所屬之三十八師黃維綱編成，兵力三個師，部署於商邱、考城、蘭封一帶。阻止沿隴海路西進之敵，並擔任黃河南岸之守備。

第四野戰兵團：以第二十一集團軍廖磊部為第四野戰兵團，部署於六安、合肥之間，其指揮系統如次：

第二十一集團軍總司令 廖磊

第七軍 周祖晃

第一七〇師 徐啓明

第一七一師 楊復昌

第一七二師 程樹芬

第四十八軍 廖 磊 (兼)  
 第一七四師 王贊斌  
 第一七六師 區壽年  
**東南戰場屢戰屢勝**



大軍進渡，施敵奇襲。

第二期抗戰之游擊戰戰鬪經過，東戰場方面，二十九年十月十一日，我二十三集團軍唐式遵所部的第二十一軍劉雨卿之一四七師，曾一度襲佔馬當，殲滅敵磯田守備隊之一部，並以我軍砲兵進入陣地，轟擊敵艦，掩護我海軍佈雷，沉傷敵艦多艘，造成輝煌戰果。俟敵大量增援，方始安全撤離。

三十年三月中旬到下旬，敵軍集結兵力萬餘，兩度犯我林城橋及深陽，經我軍嚴重打擊，狼狽回竄。深陽失而復得，我軍並趁勝攻克張渚。同年四月，敵軍第四十八師團長中川弘，指揮該師團全部，及十八師團百武晴吉及第二十八師團吉田信三之各一部，暨海軍陸戰隊，偽軍張逸志部，計一萬二千餘人。配合軍機三十餘架，軍艦三十餘艘，汽艇七十餘隻，向我福州、長樂、福清各地猛烈進攻。經七十五師宋天才，八十師陳琪，七十軍李覺所部一〇七師段珩等部全力迎戰，超越追擊，苦戰至九月三日，克復連江，殘敵不堪壓迫，爭先恐後登艦逃逸，福建沿海之敵，完全肅清。

民國三十三年九月，日方發動太平洋戰爭已呈強弩之末，盟軍正着着反攻，敵海陸空軍損失

慘重，我國東南沿海，已成盟軍登陸目標。敵軍乃以其第六十二混成旅團，配合原駐金廈各軍，向福建沿海我軍基地展開總攻，再度攻陷我福州、長樂。直至民國三十四年四月，始由我第七十軍第八十師，協同閩省江防部隊及保安隊之一部，相機攻克。旋向落荒而走之敵軍併力追擊，五月二十二日，續克連江，敵軍遂向浙江省境潰逃，會合盤踞永嘉、樂清、黃岩之敵三千餘名，由永嘉竄抵瑞安、平陽。經我浙江保安第二縱隊施子迎頭痛擊，先後克服黃岩、海門等縣，殘敵倉皇登艦撤走。至此，東戰場敵軍主力，全部被我驅至海上，以至抗戰勝利，東線迄無戰事。

南戰場方面，敵軍於民國二十八年二月十日拂曉，以陸海空立體攻勢，向我海南島展開猛攻。島上我軍僅由王毅司令指揮保安隊第十一、第十五團，暨自衛總團七個中隊。但仍奮勇抗敵，至同年五月七日，敵軍攻佔沿海各重要港口，我軍猶以主力阻拒敵軍向內陸深入，並以有力部隊在敵後積極游擊，使敵軍建設港口，開闢機場，以海南島作為其南進基地之計劃，始終無法完成。

二十八年六月敵軍復以優勢兵力，海陸空協同作戰攻陷我廣東之汕頭、潮州。我軍保安第二團、第四團，教導團，暨第六預備師、第一挺進總隊，迅即集結於興寧、揭陽附近，機動使用，隨時派隊進入敵後游擊，迫敵困守據點，不敢輕出。

同年十一月下旬，敵酋山本幕大佐，指揮偽和平救國軍第一集團軍黃逆大偉部三千餘人，附



敵海軍陸戰隊兩百餘名，飛機六架，艦艇十八艘，進犯我閩南之東山、詔安、海澄等要地。詔安方面經十日之苦戰，我軍終將衝入城內之敵逐出，迫其向分水關潰退，傷亡頗衆，並俘獲偽總參謀長林知淵，及部屬百餘。東山方面經由七十五師韓文瑛部會同增援抵達之第二十師合力堵擊反攻，將敵軍逐離西浦、東山，於付出慘重代價後，殘敵登上艦艇逃逸。澄海方面兩軍激戰四日，卒將敵軍擊退，偽軍警衛、特務及新編第五團勢窮力蹙，唯有俯首稱降。

二十九年五月中旬，敵軍因困守廣州，進退維谷，亟於擴充廣州外圍據點，鞏固其南進基地。曾抽調陸軍兩萬餘名，戰車數十輛，飛機三十餘架，二度犯我粵北。經我第十二集團軍余漢謀部，第六十二軍張達，第六十五軍黃濤分途迎擊，激戰月餘，屢次擊退敵軍增援部隊，敵軍死傷遍野，且陷於我軍重圍，無從逃逸。經敵華南派遣軍司令今村均，抽調其主力部隊二十一軍一〇四師團孤田康一部疾馳增援，掩護殘餘退却，六月十二日向神岡潰竄，方始免罹全軍盡墨之噩運。敵軍擴充廣州外圍據點之企圖，終被我軍粉碎無遺。

翌年五月，敵軍仍圖解除廣州外圍之我軍嚴密監視，使渠等被困廣州的華南派遣軍十八師團牟吉廉也、四十八師團石本貞直，一〇四師團孤田康一，暨獨立混成十九旅團獲勝十郎，共計三個半師團的兵力有所發揮。於是集結十八師團主力和三十八師團佐野忠義之一部，約九千餘人，向我博羅、惠州守軍猛烈進犯。與我六十三軍張

師張瑞貴(兼)、六十二軍張達立第九旅容旅、一六〇師華振中(屬第九集團軍吳奇偉所部之六十六軍葉肇)鏖戰至烈，敵我傷亡均大。唯我軍將士用命，寸土必爭，卒於五月二十一日克復惠陽，二十三日重克博羅，完全恢復戰前態勢。廣州敵軍，被圍如故。

在這一激戰期中，我中山縣游擊隊袁司令，曾於三十年五月五日，在縣境大赤坎附近，擊落敵機一架。事後查悉係日本天皇勅派南洋艦隊總司令大角岑生海軍大將之座機。大角大將及其幕僚多人全部喪生，並函獲重要文件極夥。

### 大別山上幾度鏖戰

中戰場之游擊作戰，二十八年四月中旬，我周逸時部之一個旅，曾攻佔開封車站，兩度揮師直入開封南關，殲敵百餘，俘虜一百二十餘名，並誘敵出擊，一舉殲敵三四百衆。第四兵團李品仙部四十八軍張義純一七六師之區壽年，亦曾攻入安慶城內，殺敵致果，斬獲極多。二十八年十月上旬，敵軍企圖打通運河、長江間航運，肅清我游擊大軍，曾以其十五師團酒井康、二十一師團田中久一暨尾崎旅團，分兵三路，猛攻我蘇北游擊基地，經我九十八軍李守維部之一一七師顧錫九、獨立第六旅翁達、三三師孫啓人暨保三旅、稅警第五、第六團奮起迎戰，激戰十日，卒將頑敵全部擊退。我蘇北游擊基地，自此屹立無恙。

三十年三月二日，畑俊六直轄之十三軍澤田

茂，發動其十五師團酒井康，及獨立混成第十三旅團之各一部，計五千餘人，附砲三十餘門。分兵六路，向我津浦、淮南兩鐵路中間地區圍攻。被我二十一集團軍廖磊之三十一軍(韋雲淞)一三八師莫德宏，暨第七軍張淦之一七一師漆道徵，一七二師程樹芬，會同地方團隊，協力擊潰。皖東我軍猶不時予敵以襲擊、破壞。

民國三十一年冬浙贛會戰後，敵軍慘敗之餘，士氣消沉，日本大本營乃改派塚田攻爲第十一軍軍長，兼華中派遣軍指揮官，塚田之座機由南京飛漢口時，中途被我一三八師莫德宏部擊落。敵軍即集結兵力兩萬餘，附偽軍張啓瑣部一千餘人，開始向我大別山腹地猛攻。

當時敵軍出動第三師團半島房命部之主力，獨立混成第十四旅團中山惇，一一六師團及四十師團青木敬一之一部。我軍則以第二十一集團軍廖磊應戰，茲誌其指揮系統如次：

- 第二十一集團軍總司令 廖 磊
- 第三十一軍
- 第三一師 林賜熙
- 第三三師 蘇祖馨
- 第三八師 莫德宏
- 第七軍
- 第一七一師 張 淦
- 第一七二師 漆道徵
- 第一七三師 程樹芬
- 第一七四師 張義純
- 第一七五師 賀維珍
- 第一七六師 張光璋
- 區壽年

偽裝了的，我游擊健兒，在出發襲敵前攝。



第八十四軍 覃連芳

第一八八師 劉任

第一八九師 林陞西

大戰起於鄂東黃土嶺、羅田。敵軍於連陷英山、麻城、蕪門關後，與節節抵抗之我八十四軍覃連芳一部，在商城附近激戰。

三十二年元月六日，立煌陷敵，八日我軍攻克立煌，九日復克商城，十二日再克羅山。與此同時長江沿岸敵軍之凌厲攻勢亦被我軍所迭次猛挫，我軍陸續克復桐城、太湖，至元月十二日止，各路進犯之敵軍均由我分別擊潰，大別山地區敵我相峙仍舊恢復原態勢。是敵軍傷亡在三千人以上，我軍死傷僅七百餘人。惟敵軍屢戰屢敗之餘，曾在立煌大肆屠戮我無辜民衆，據報罹難者達六萬餘名，誠爲敵軍滅絕人性之明證。

軍未合圍前連續施予狙擊，敵軍旋即展開陸空聯合猛攻，戰況至爲激烈。我第八十九軍韓德勳部主力轉戰於淮泗地區，糧盡彈絕，情勢危殆，幸與獨立第六旅會合，始獲向西轉進。是役我傷亡旅長二員，官兵四千餘名，敵軍之傷亡亦在五千人以上。

同年三月中旬敵軍復在鄂西方面，抽調大軍三萬餘名，包括下列各部，向我沔陽、監利游擊基地，發動大規模之攻擊：

敵軍第四十師團 青木敬一

第六師團之一部

第三十九師團澄田陳四郎之一部

第五十八師團

第十三師團

從長江打到烏拉山

二月十五日起敵軍開始沿江竄擾，攻佔我監利、新口、郝穴等地，我第十集團軍王敬久部八十七軍高卓東之一一八師王嚴新因寡不敵衆，損失頗重，致使沔陽、峯口、通海口等重要據點相繼淪陷。三月八日以後，敵軍續犯黃公廟、調弦口、石首、太平口各地，續有進展。三月十七日我增援部隊到達，部署就緒，發動全線反攻。二月十二日，將敵擊退至華容城郊。敵軍亦曾一再增援反撲，且曾大量施放毒氣。截至三月底，雙方遂在華容、彌陀寺一線形成拉鋸。

北戰場游擊作戰次數較爲頻繁。二十八年二月，敵軍集結兵力於津浦、平漢兩線，圍攻我冀中地區之游擊軍，經由我于學忠、繆徵流等軍會

同冀省民軍鏖戰多時，敵軍終於計不得逞。同年四月十日起，我軍發動春季攻勢，孫蔚如集團、曾萬鍾集團、衛立煌集團全面展開猛攻，晉南各地戰況十分激烈，敵軍傷亡三四千名。是年六月上旬，敵軍又向我魯南游擊根據地進犯，佔我莒縣、沂水及蒙陰，但敵軍死傷亦在五千人以上。

二十九年四月，晉省敵軍企圖徹底肅清我游擊軍，控制晉東南各地。集結其三十六師團井關交，三十七師團安達二三，四十一師團清水規矩，傾巢來犯。我駐晉東南之游擊軍第六集團陳長捷所轄之八十三軍、八十一軍，及九十軍李文，三十四軍彭毓斌全力應戰，經過月餘艱苦奮鬥，漸次恢復敵軍進犯前之原來態勢。五月二十日我軍全面反攻，重新控制整個晉東南地區。總計斯役敵軍傷亡數逾兩萬名，我軍鹵獲無算。

三十年三月九日，敵偽竭力集結兩萬餘眾，以分進合擊戰法，企圖一舉攻陷我晉南重要據點垣曲，經七晝夜之血戰，敵軍紛紛不支潰退。是年十二月上旬，敵軍再度集結其三十五（原田熊吉）、三十六兩個師團及獨立第一旅團（鈴木宗作），兵力約一萬餘人。分向太行山南段陵川附近之我軍進犯。由我二十七軍范漢傑部奮勇迎敵，激戰十二晝夜後，敵軍勢呈不支，向晉城逃竄，是役又斃傷敵軍一千餘名。

魯西、魯南我游擊軍基地方面，濮城外圍之敵，曾於民國三十一年四月二十四日，以其第三十二師團（井出鐵藏）、三十五師團（原田熊吉）及第四騎兵旅團，附砲四十餘門、戰車五十餘輛、汽車六百餘輛、飛機十餘架。與我扼守濮陽

之第三十九集團軍高樹勛部進行主力決戰，自高總司令以次各高級軍官均親臨前線督陣，戰況異常慘烈。敵軍以飛機、戰車、大砲、毒氣不斷向我軍猛攻，常谷庄巷戰我軍炸燬敵戰車三輛，官兵中毒瓦斯死亡者亦達二百餘名。辛羊廟一役，我軍則擊斃敵軍少佐以下官兵千餘，毀其戰車四輛，汽車二十餘輛。我方傷亡團長以下官兵一千五百餘人。六月二十五日夜，我軍方由楊集強越隴海路向渦陽轉移。是役大小戰鬥凡五十餘次，斃敵四千餘，我方亦陣亡團長四員，傷亡官兵九千餘名。洵為二期游擊戰中最激烈之一仗。

三十二年五月，敵軍又向我沂蒙山區魯南游擊基地，發動重大攻勢。敵軍進犯之主力為三十三師團荒木正二，獨立第五旅團內田孝行，及第六混成旅團之一部，糾合山東方面軍偽軍吳化文部等，共約三萬餘人。自五月十二日起，激戰十九日，敵軍終因傷亡過大，主力紛紛向老巢竄退，而以吳化文部偽軍與我相峙，是役共斃傷敵偽軍共三千餘名，我軍傷亡兩千餘。戰區參謀長王靜軒且力戰負傷，可見戰況之烈。

綏西烏拉山游擊戰場，建立以來，捷報頻傳。三十年六月初旬及下旬，曾兩度襲擊敵軍，予敵重創。

三十三年三月十九日，綏西我軍，決心肅清包頭黃河南岸之敵，兵分三路，展開攻擊。摧破敵軍第二十六師團矢野晉三郎及騎兵第一旅團之各一部，旋即乘勝直追，續克重要據點。二十九日敵自包頭逐次增援，均被我軍擊退。至此，包頭以南，遂無敵蹤。

## 太行山上三度激戰

抗戰第二期，我利用晉省中條、太行、呂梁、恒山諸山岳地帶，建立游擊根據地，向敵軍廣泛游擊，使敵屢受嚴重之消耗，至喻之為敵軍之盲腸。因此，敵軍曾自二十八年起，一連七次進攻中條山，而每次均損兵折將，鎩羽敗績。二十八年五月下旬之第八次中條山進攻，以其二十師團（飯治守）、三十七師團（安達二三）等各部五萬餘之兵力，企圖獲逞，復被我以誘敵深入之計，圍而聚殲，造成敵軍兩萬餘人之重大傷亡。所有失地，尤其全部規復，是為中條山游擊戰之大捷。

太行山方面，則敵軍自民國三十一年六月五日起，敵軍曾一連三次，厚結兵力，向我太行山游擊基地進行全面總攻。第一次總攻兵力三萬餘，飛機數十架，自六月五日與我游擊大軍苦戰至七月十五日。敵軍終於全面崩潰，入據山區之敵，被我完全肅清。第二次係在敵軍攻陷我中條、太岳兩處游擊基地後，三十二年四月初旬，以五萬之兵力，配合偽軍萬餘，飛機三十餘架，由敵晉岡村寧次親臨指揮，向我中條山游擊基地大舉入侵。經我劉進、馬法五兩軍奮勇迎敵，二十四集團軍總司令龐炳勳浴血苦戰，力屈被執，我軍卒能將頑敵擊潰，敵軍傷亡六千餘人，我新五軍之傷亡亦高達四千餘名。

三個月後，同年七月上旬，敵軍又向我太行山游擊基地發動第三次總攻。我大本營特令劉進為太行山區游擊總司令。七月九日晚，敵以優勢

兵力與我軍陷於混戰，經一日間之苦拚纏鬪，我軍主力部隊，已陷敵軍包圍。十日晚劉總司令率部突圍遶向敵後攻擊，竟遭共軍伏襲，敵軍迅即大批掩至，我軍損失過半。其後該軍即在日軍及共軍兩面夾擊之下，艱苦奮戰，誓死不屈，卒使圍攻之敵久戰疲憊，撤回原防。該軍於奉命自溫

縣渡過黃河整補時，忠貞將士尚有一萬餘名。

抗戰第二期游擊作戰之最大特徵，係在我強

大國軍配合地方武力，已在從北到南的廣大戰區建立無數游擊基地。不但經常保持主動出擊，令敵軍孤立於點線之間往返赴援，疲於奔命。而且尤能屢屢擊潰敵軍全力進犯之強大攻勢，反證我

游擊大軍已在敵後地區，建立無比堅強的戰略據點。

三百萬日軍在中國戰場陷於泥淖，使日本大本營及日軍當局為之焦灼痛苦萬分。中國游擊大軍之日趨壯大，加強襲擊，已使敵方惶惶長此以往，必將使日軍在中國戰場全面崩潰，進而導致其國家之危亡。因此，當歐洲大戰之起，日本大本營已有日軍退出中國戰場，集中力量席捲太平洋各地，與德義軸心國在中東會師，瓜分全球之擬議。就在這個時候，世界近代史上一項最大的國際陰謀，開始在蘇聯與日本之間加速進行。

### 「蘇魯幹間諜團」傑作

據日本前外相，戰後代表日本在米蘇里艦上簽署和約的重光葵所著：「昭和之動亂」第七篇「日德義軸心」中透露：蘇聯駐在日本東京的蘇魯幹間諜團供出渠等曾以微波無線電直接向史達林報告：該團任務在於擴大中日事件，對內則挑撥日本海陸軍之矛盾，刺激三菱財閥（日本海軍支持者）的海洋進出，與日本陸軍支持者三井財閥的大陸侵略論，令其發生磨擦，使日本陷於全面混亂，以達成『共產革命』之最後目標。

在擴大中日事件方面，蘇魯幹間諜團積極從事協助日軍掙脫泥淖，阻止中國游擊隊的活動，俾使日軍不至於退出中國戰場，致與德義兩國東西兩路夾擊蘇聯。

間諜團向日方透露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



本圖為汪逆精衛率領偽軍清鄉，與我游擊隊作戰時，便中往遊蘇州靈隱山，穿軍裝坐轎子下山時攝。



中，有關中共今後行動的決議。並令日共向日本軍方提示中共的：「友軍工作策略」、「中共所接受蘇聯之訓令」以及「中共共赴國難宣言」等機密文件，證明中共參加抗戰，目的只在發展實力，爭奪政權，其實無意從事抗日之舉。

日共所提供的情報，使陷於焦頭爛額困境之日本軍方大喜過望，因為根據所有的情報顯示，利用中共解除中國游擊隊的威脅，確係在當時可收速效的不二途徑。於是日本軍方為使在華日軍早日起死回生，獲得行動自由，乃通過日共，和中共秘密勾結，首將山西境內的十八集團軍第一二〇師賀龍所部，由山西進入河北。

進入河北的共軍在日軍卵翼之下，以「聯合戰線」、「全民抗戰」為號召，佈置陷阱，製造謠言，誣陷各游擊隊首領通敵、不穩，即將成爲漢奸。然後再倡呼「抗日鋤奸」，全力清除異己，甚至不惜圍攻我抗日民軍。如共軍賀龍、呂正操、趙成金之圍攻博野民軍張蔭梧部，自博野爲始，共軍相繼襲擊冀縣、小店、北邑、北馬庄、武靖、安次、贊皇、元氏、趙縣、隆平、武安等地抗日保安團隊。我游擊隊首領喬明禮、丁樹本、張錫九、尙中萊、楊玉崑、趙天清等，不及一年，即被共軍逐個消滅。

由抗日民軍而抗日保警團隊，國軍游擊隊，共軍甘爲虎俵，逐個擊破，實力日見擴充，乃又在日軍之掩護、支援之下擅自建立所謂：「冀察晉軍區」、「晉冀豫軍區」、「冀魯豫軍區」，向中央要求三個軍、六個師及五個補充團的番號，以及糧餉械彈。再以共酋劉伯承、徐向前攻

打我河北、山東省政府，襲擊我正規軍編成的第五十三游擊支隊，一改而爲「山東縱隊」，南下蘇北地區。在山西尤煽動薄一波、韓鈞等十餘個團叛變，賣身投靠，建立其所謂：「晉冀察綏邊區政府」，公然叛國。

### 新四軍事件及其他

民國二十八年八月，蔣委員長召見共黨代表周恩來，共軍代表葉劍英，告誡渠等：「爲黨爲國應遵守信諾。故當及早回頭，同心抗日，戴罪立功以行自贖。」但中共受共產國際驅使，與日軍合作已成定局。遂悍然以徐向前、賀龍、呂正操、楊勇、楊季峯等部，正式攻擊河北境內我正規軍野戰兵團鹿鍾麟、孫良誠、高樹勛、朱懷冰等部。又以日軍與共軍聯合作戰，攻我晉西騎一軍趙承綬，晉南之王靖國，山東之沈鴻烈。尤趁我江蘇省主席韓德勤率部與敵激戰時，由中共新四軍自江南偷渡長江，拊擊國軍側背，與日軍互成犄角，大破國軍於黃橋。韓德勤部變生肘腋，幾至全軍覆滅。

新四軍事件發生後，中外輿論，爲之譁然。參謀總長何應欽，暨最高統帥蔣委員長，兩度嚴令新四軍限一個月內開往黃河之北。共軍卒不遵令，反而南下強渡長江，襲擊我正在換防的第四十軍。第三戰區司令官顧祝同認爲新四軍蓄意破壞抗戰，目無綱紀國法，乃呈請撤銷其番號，一面調派有力部隊，將新四軍叛軍繳械，勒令解散，並將其軍長葉挺逮捕，移送軍法辦理。

然而日本軍方却正力求擴大中國內亂，俾以

減輕國軍及游擊隊施予日軍之壓力。於顧長官繳械解散新四軍後，竟以日方武器交換中共鴉片之條件，協助中共重建新四軍。中共遂派陳毅、張雲逸爲正副「軍長」，進入蘇北，收容地痞土棍、散兵游勇，擴編爲七個師。使用日本彈藥武器，並由日共參與其內，攔奪蘇北、淮海之廣大敵後地區。此際，山西、河北、山東、河南等省的共軍，亦以日軍之支持，進攻我駐在各該省區之游擊基地。日軍使共軍取代我游擊大軍的陰謀，自此次第完成，其「以毒攻毒」、「以華制華」之分化策略，遂而實現。

由於中共全面破壞中國抗戰，使三百萬日軍自中國泥淖中拔足而出，漸次恢復其行動自由。從此日本軍方即徘徊於南進乎、北進歟？擴大瘋狂侵略的歧途。日軍倘若北進，與德國東西夾擊蘇聯，蘇聯處境自極危殆。因此，蘇聯復與中共全力破壞日美談判，蘇魯幹間諜團，亦以此目標爲其中心任務。重光葵所著：「昭和之動亂」第七篇尤謂：「第三國際爲牽制日本，使日本力量消耗於中國問題上，因此早在周密的部署下，誘導中日間的衝突，使其逐漸擴大。使日本的北進，漸漸轉爲南進。最後使日本與美國直接發生衝突，藉以保障其「共黨祖國」之安全。於此，凡在中國的共產黨第五縱隊，在這個方針上協力一致，密切聯系。」「日本不幸，在軍部的盲進，政治家的軟弱下，又加上第三國際間諜的有力活動，輿論亦以叫囂爲能事，不再有冷靜與理智。日本是一直線的在向萬丈深淵躍進！」重光葵的不勝感慨，當然是因爲駐華日軍經由中共「合作」之助，掙脫強大國軍游擊隊的掌握後，又不

# 中外雜誌 第八卷合訂本徵求預約

精裝本定價壹百元預約柒拾元

平裝本定價捌拾元預約伍拾陸元

本誌第八卷第一至六期已出齊，茲為供應讀者需要，特將第八卷之各期裝訂合訂本，即日起徵求預約，精裝每冊定價壹佰元，預約特價柒拾元，平裝每冊捌拾元，預約特價伍拾陸元。六十年元月三十日出書，裝訂無多，預約讀者請速寄書款郵票或將書款交存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收，合訂本僅供讀者郵購不另發售。

知不覺墜入第三國際共黨殼中，發動南進，挑起太平洋戰爭，終至全面覆敗，無條件投降。由此可見，中共對日本固然是甘為虎俵，日本對中共

又何嘗不是與虎謀皮？我強大廣泛的游擊武力，在日軍和共軍的陰謀詭計之下由一路順風而着着失利，徒使親痛而仇快，並且種下中共趁勢擴張

，戰後叛國，遂使大陸淪陷的慘禍。讀重光葵此文，足以令吾人警惕，當年上了共黨大當的，正是中日兩國。（待續）